

程恭讓 著

江燦騰主編

佛教文化叢書④

# 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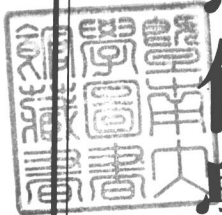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

B140  
200711

佛教文化叢書④

程恭讓 著

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公元二〇〇〇（民國八十九）年元月臺一版

佛教文化叢書四

# 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

精裝一冊基價二四・〇元正

版權

著者程 恭 讓  
發行人高 本 釗

發行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三〇六〇七五七・三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三四一五二九三・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傳真：三三五六八〇七六・三三〇三三八七〇

本書若有破損或缺頁，煩請寄回更換，謝謝！

網址：<http://www.swfc.com.tw>  
E-mail address: [swfc@swfc.com.tw](mailto:swfc@swfc.com.tw)

22934006 (精)

# 佛教文化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構想，最先是由新文豐出版公司的負責人高本釗先生提出的。高先生認為，台灣佛教在現階段有必要規劃一套新角度的文化叢書，以提供廣大讀者的需要。因為台灣佛教的發展，目前可以說已達前所未有的全盛時期，各界對佛教界的期待也相對提高許多，因此佛教出版界有必要針對此一社會需求，提供一系列包含思想、歷史、藝術和社會關懷等內涵的文化叢書。而承高先生厚愛，委由後學的我，來擔任主編的工作。

但是，瞭解國內佛教學術現況的人都知道，由於實際上有能力撰寫高水準作品的佛教學者並不多，再加上主題範圍要求多樣化和現代化，所以在約稿時，必定會遭到極大的困難。而且，在國內現有的成名學者裡，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稿債要還，要能得到彼等的時間允許和構思出新的題材，則更不知要等候到何時。因此，本叢書的主編，便難以照預定的計劃，在短時間內一一完成；而必須採取機動式的調整，視撰稿人的情況，來決定簽

約、交稿和出版的時間。所以，對本文化叢書有期待的各界讀者，在現階段暫時仍無法獲得完整的出版目錄，而必須留意本叢書今後陸續發佈的出版訊息。這是要先請讀者諒解的一點。

不過，儘管如此，我個人既然擔任主編，便一定盡最大的努力來進行。在約稿時，儘量注意稿件內容的學術水平和主題的多元性。我不敢說，我約的稿件篇篇都是頂尖的。但是，我可以保證，在現階段，那是我所能約到的最理想的稿件。我相信，我個人在過去幾年的學術研究和對作品水平的要求，應是圈內人都或多或少瞭解的，也因此，我自信本書的出版，將不致於讓愛護我的讀者失望。所以在此請讀者支持，並期待本叢書各冊的相繼出版。謝謝！

江燦騰謹誌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八日

# 《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序

四〇年代，正值風雨如晦之時，曾讀歐陽先生校刻之《〈四書〉讀》及鄭所南《心史》<sub>〇</sub>，廉頑立懦，久已心儀。近日程君以所著此書見貽，靜夜展卷，於先生之涉身處世，研求法相唯識，融通儒典佛學，皆闡發無遺，竟不知東方之既白。

先生受教於楊仁老，繼其遺志，刻經金陵，傳播佛教文化，成爲東南重鎮；講授內學，倡導法相唯識，發千古之覆，義理再興。舉世尊爲大師，非虛譽也。

此書集眾多之資料，以簡別體用爲線索，陳述歐陽先生思想之發展，舉其歷年撰著之大端，以見其博大精深之意蘊，於學術界、佛教界及思想界影響之深廣，貢獻之巨大。而先生之偉大形象，自顯現於讀者之前。

此書歷經寒暑，數易其稿，以作者之勤奮，治學之謹嚴，反覆思考，分析鞭辟入裡，脈絡清晰通達，獨具隻眼，誠不可多得之力作也。

蘇 晉 仁 一九九九年三月序於中央民族大學

# 《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序

印度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以後，對中國社會文化各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就以學術思想而論，如果不是佛學思想的刺激，則很難想像宋代新儒學的復興；或者說即使有新儒學的出現，其面貌與特徵也會截然不同。印度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和作用雖然有目共睹，但對這種影響與作用的評價，歷來卻是大相逕庭的。一種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印度佛教雖然給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帶來了生機，刺激了中國本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但印度佛教要在中國生根，首要的是必須適應中國本土文化的環境。從這一思路出發，對中國佛教史或佛學史的研究，很自然將重心轉移至對佛教和佛學如何中國化的方面。反過來，對於一些恪守印度佛教教義，以介紹和傳播印度佛學「本義」為己任的學派與思潮，則評價不高。這種看法以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為典型。他說：「釋迦之教義，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衝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

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近雖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終不能復振，其故匪他，以性質與環境互相方圓鑿柄，勢不得不然也。」（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二五一頁）這段話講了兩個意思：一是印度佛教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及社會環境的難以相容，二是真正對中國思想史有長久影響印度佛教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及社會環境的難以相容，二是真正對中國思想史有長久影響者，必是經過改造過的、中國化的佛學。這裡陳寅恪還舉出唐代的玄奘唯識之學作為恪守印度佛教教義不知變通，而終究滅絕的例子。以陳寅恪對佛教研究的深厚造詣，他這番話的確具有極大的影響；後來的治中國佛教史的學者，鮮有越陳氏這番話之雷池者。其實，陳寅恪先生這番話只代表他治中國佛教史的一種見解或看法，與他本人的學養無關。就是說，儘管陳寅恪對中國佛教史有精湛的研究，他卻可以對中國佛教和佛學採取另一種看法或觀點。他的看法和觀點未必為他所掌握的佛教史精深知識所蘊涵。

事實上，假如我們跳出陳氏的陰影，對中國佛教史和佛學史的研究，是可以有另一番見地，隨之而來，也會有另一番創獲的。即以對唐代玄奘窺基之學的研究而言，雖說這種以忠實介紹和傳播印度唯識宗佛教教義的學術後來流播不廣，但它的影響究竟如何，卻不是以它本身之是否流傳和流傳範圍多大來衡量的。這裡要分清的是：一種思想學說的流傳



與否是一回事，它的影響如何是另一回事。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例子：一種思想學說對後來的思想史造成了巨大影響，但這種思想學說本身卻不一定一脈相承的流傳下來。其實，印度的佛教和佛學蘊育了中國的佛教和佛學，但這種為後來的世界性佛教和佛學提供了根源性問題的印度本土佛教和佛學反而進展不大，但又有誰能否認印度佛教與佛學對後來人類思想文化的巨大影響和貢獻呢？因此，從文明與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將一種域外思想文化原原本本地加以介紹和引進過來，與致力於將這種思想文化儘可能地本地化，很難說這兩者之間孰高孰低；而對於研究者來說，更不能說對這兩者的研究孰重要孰不重要。

尤有進者，任何試圖對某種外來思想文化作「忠實的」介紹與引進者，都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對這種外來思想文化的「誤讀」；因此在文化的傳播過程中，任何主觀上想將一種外來思想文化原原本本的移植於本土的做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這種不可能主要地還不是外在的環境的不可能，如同上面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那種不可能；而是指移植者主體對外來思想文化要作「忠實的」理解的不可能。任何思想文化對於試圖理解和移植者來說都是一個「文本」，而這個文本的「真實」意義又只有「他者」在場，並且通過「他者」的闡釋方才得以理解和顯示。從這裡可以看到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兩個不同向度；一種視「文本」的意義是「給定」的，早已向我們敞開之物，因此可以省力地「拿來」，為我所用，其要做的工作是儘可能地使這種外來之物「適應」於本土的環境；另一種向度是視外來思想

文化爲不可能現成地「拿來」供隨意移植之物，甚至對它本身的真實意義加以「存疑」，因此將主要的氣力用之於對外來思想這種「文本」的闡釋。既然這兩種做法客觀上都有利於思想文化的交通與傳播，就文化傳播史的研究而言，是很難評價孰高孰低的。但是，假如我們換一個角度，不是從文化傳播史和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出發，而是從「文本史」（這裡姑且杜撰了這一名詞，以表示一門專門注重文本之意義解釋的學科）的研究出發，那麼，後一種向度，由於它注重於對文本的解釋工作，較之前一種向度是更可以顯示其重要性與意義的。

這裡，我想借用金岳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的一段話，對「文本史」研究的方法論與態度問題加以說明。他說：「寫中國哲學史就有根本態度的問題。這根本的態度至少有兩個：一個態度是把中國哲學當作中國國學中之一種特別學問，與普通哲學不必發生異同的程度問題；另一態度是把中國哲學當作發現於中國的哲學。」（《金岳霖學術論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二八〇頁）在他看來，寫中國哲學史應該將它寫成「在中國的」哲學史。金岳霖說的是寫中國哲學史或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問題，其實，這話也適用於對中國佛學史的研究。佛學史與哲學史一樣，同樣屬於「文本史」的範疇。在寫中國佛學史的時候，假如我們過於注意與突出了印度佛學「中國化」的方面，而忽視了普遍佛學的義理方面，這其實就與將中國佛學理解爲「中國國學中之一種

特別學問」無異，而不再是「在中國的佛學史」。

歐陽竟無佛學思想及其在中國佛學史上的地位，只有從這種意義上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他一生以繼承與弘揚印度唯識古學之精義爲己任，數十年如一日，對印度佛教經典，尤其是《瑜伽師地論》和《成唯識論》進行深入鑽研。要注意的是，他對印度佛學經典的研讀，融入了他自己對生命的理解和體會，因此像《瑜伽師地論》和《成唯識論》這樣的佛學經典對於他來說並不是外在的歷史文獻，而是「生命的學問」；他注重的是對於這些佛教經典「文本」意義的理解與闡發。從這種意義上說，他絕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謂的「經師」，而對於佛教經典不僅具有深刻的理解力與徹悟性，而且能夠對於佛教經典的意義加以推廣和推陳出新。就是說，他其實是一位極富思想之獨立性與原創性，且善於建立與組織思想體系的佛學思想家。這可以從他分判法相、唯識二宗，簡別體用存有的理念、無餘涅槃唯一宗趣說、「佛教菩薩行」的判教思想，乃至於他用佛理會通儒學，並進而提出區分「真孔」與「僞孔」等一系列思想可以看出。總之，歐陽竟無不僅不是只知對佛教經典作字面解讀和訓詁的「經師」，而且也不是只知恪守門戶之見而不知變通的某一佛教學派中人，而是極富思想之原創性與包容性的佛學家。但是，這裡要指出的是，他的這種思想的原創性和包容性，又是有他的思想的地基與根據地的。就是說，我們研究歐陽竟無的佛學思想，可以發現他的種種思想觀點的提出，在印度佛教經典中都有「跡」可尋，而決非師

心自用。本來，任何對佛教「文本」的解讀，都不可避免地會有「自意」，但歐陽竟無作為印度佛教經典的解讀者，他更自覺地探究的，是「佛意」而非「自意」。我想，對歐陽竟無這種解讀與研究佛學的路徑的了解，不僅有助於我們對他在中國近現代佛學史上地位的認識，甚至於從中還可以得出治學的某種方法論和學風的啓示的。俗語說：「畫鬼容易畫人難」。君不見，學術研究是一項既需要心智與靈性，同時亦需要付出艱辛勞作的事情。這所謂艱辛的勞作，其中就包含著對於前人研究工作的重視和對於歷史文獻資料的細心研讀。但在一些研究者眼裡，這種工作靠某種「聰明」與「靈性」是可以省去的。其結果，一些游談無根，或者師心自用之作，常被標榜為「創見」與「突破」；而一些有其思想之明確出發點，或言之鑿鑿、持論嚴謹之作，反被視為缺乏「靈性」之作。這使我想起最近一次座談會上，美籍華人學者杜維明談到當代歐陸一些著名思想家，如福柯、德里達等人，儘管思想上以「解構」著稱，但其思想依然有其「譜系」。按我的理解，這所謂的「思想譜系」除了指其思想淵源有自，學有繼承或師承之外，恐怕更重要的，是指他們的思想上都有廣博且深厚的文獻學上的根據可以援引或作為資源。這種對於「思想譜系」的重視，不僅使其思想著述保持有很高的學術性，而且使其學術思想可以融入於人類歷史的文明與文化體系。更重要的是，一種學術思想要有「思想譜系」可尋，它才具有「滲透性」，為其它不同思想體系的思想所吸收；至少，如果不被吸收，也易與持不同觀點的思想學說

展開對話與溝通，而不論爲自彈自唱的「獨白」。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和學術史上，其中包括佛學思想史上，自彈自唱者多，而有思想譜系可尋者少。這或許是中國近現代學術難以融入世界學術潮流，以及難以產生世界級的學術和思想大師的重要原因之一。歐陽竟無一生致力於佛學思想「尋根性」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才對一些佛學基本問題提出自己不同於前人與時人的見解與看法。他確實是中國佛教史和佛學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思想譜系意識」的思想家之一。從這點上說，對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的研究，已具有超出了單純的中國近現代佛學史研究的意義。

程恭讓博士睿智敏思，奮力於中國近現代佛學思想史研究多年。他的博士論文做的是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的研究，我曾作爲他的博士論文評閱人，有幸先睹其文，覺其對於歐陽竟無之佛學思想深得慧解，其博士論文可謂對於歐陽佛學思想登堂入室之作。後來，他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對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繼續進行彈思竭慮的研究，於是有了現在這部著作。我覺得這部著作是迄今爲止，學術界所能見到的關於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的最好的一部扛鼎之作。我讀了之後，不僅增加了對於歐陽佛學思想的了解，而且產生了上面一些感想。程恭讓博士問序於余，余於是遂得藉機發泄焉！余此處所發言論想多紕繆，此罪在我。而諸君讀此書之後，諒必入寶山絕不空手而返。此余所以誠心推荐此書焉。是爲序。

胡偉希 一九九九年二月序於清華圓紫居軒

# 一些雜感和心得

江  
輝  
騰

## 代序

放在我眼前的程恭讓博士的這本大作，厚厚幾十萬字的最後校對稿，由於新文豐出版公司的編校人員和程博士的看法有些小差距，所以在決定截稿、準備印刷出版前，又臨時匆匆地郵寄給我，希望我重新再看一遍。

我接稿後，當晚即和程博士通電話，互相交換了一些意見。程博士最後表示：「由江先生全權處理就好了。」

對於程博士能信賴我的專業能力，我很感謝，但不意外。

因我不但對他研究的主題和內容，有過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勤勉，探討相關史料如數家

珍，對國內外學界幾十年來的新研究成果或再評價的論著，也很少漏失；再加上我原本就長期籌畫撰寫《民國唯識思史》的專著，所以我早在程博士於北大哲學系的博士學位論文通過不久，就透過同樣出身北大的學界俊秀吳相洲教授的牽線，取得程博士的博士論文全稿，知道了他的優缺點。雙方也開始有書信和長途電話的聯絡跟交換意見。又因所學有交集，彼此其實很容易溝通。所以程博士對我專業能力的信賴，早在這時，應已奠下了基礎。

隨後，我又說服程博士：有關他的博士論文初稿，雖令人覺得內容豐，治學工夫紮實，理路也邏輯清楚、論斷有序，可是全稿書寫的文體過於老舊——可能為遷就歐陽原有的文體才如此——不易讓一般讀者接受；並且論文中，對歐陽竟無的生平傳記及其思想發展史的交代，都嫌太簡單，而這一部分，雖無關哲學專業的程度高低，卻是大多數讀者，初期要理解歐陽生平的治佛學歷程，或了解其當時對社會影響狀況的重要入門階梯；於是曾多次建議程博士：將論文全面改寫成一部較有趣、較容易閱讀的專書，並由我安排在臺灣出版。

程博士很快就同意了。經過將近一年左右的辛勤全面改寫，他大篇幅地擴充了原稿的內容，並重新構思了全稿原先過度艱澀難懂的章節綱目，改成親切易懂的鮮活標題，於是就宛若經過高級化妝師的惠心和巧手的精緻改造，而呈現了眼前這樣一本厚達幾十萬字的

嶄新大書。

爲此，我將全書原稿，前前後後，一共讀了五遍。相信程博士的論文指導教授或學位考試委員，也沒有我讀得這麼多遍和這麼詳細，所以程博士自然對我很放心。

反過來說，也由於這樣，我可以親自證明：程博士改寫後的這本書，絕對不是只將「原稿的濃密加水稀釋」而已，而是的確確「已完全脫胎換骨」的一部新著。讀者如其不信，可將其論文初稿，拿來和現在的內容相比，即可一目了然。

雖然如此，我還是有幾句話要講：

一、首先，出這樣的一本書，固然是一本好書，也絕對是下功夫寫出來的。但能順利出版，又有稿費可補家用，這可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該當作理所當然的結果，而是要覺知此事是眾人促成的，因此要心存感謝。我這樣說，不是邀功、討人情，而是感歎兩岸交流以來，有些大陸學者喜玩兩面手法，搞小動作，我雖樂於助人，也蒙受其害，因此接觸很深。所以我現在只願幫值得幫的對象，至於其他的人，就得靠今後彼此的因緣如何了。相信程博士是聽得懂這一點的。如果不懂，請回憶：我不是曾在信裡，要你把我當兄長看待嗎？既然如此，我講這些，不算過份吧！何況我也不要你回報甚麼，你說是不是？

二、這本新書，出版後，名氣一定有，身價會高漲。但也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不足和未來的改進之道。坦白說，在華人的學術圈有點小名氣，就像小池漚的水波，沒甚



麼。我在北大踢過兩天的館，大家能耐如何，我一清二楚。但我相信：目前的大陸學界的新一代，資質之優異，可能為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據我這些年親自所見、所交談的來看，我敢說，京區的第一流研究生比比皆是，未來發展的潛力，如調理得當，將非常驚人。然而我接觸的不少師長輩的所謂「博士生導師」，都是二、三流者居多，彼輩若無自覺，則未來遺流的不良學風，將形成惡性循環，阻礙今後學術水準的提升。所以在未來，你能以國際視野為指標，先求拉近，再求突破和超越，將是很重要的。以我為例，我不專攻天台佛教哲學，但日本學界本世紀以來，所出現的此學精心之作或經典名作，我無不一一費心收齊，有時一本值人民幣達一兩萬元，只要有參考價值，也一口氣買了下來。因此我目前收集的完整程度，臺灣已無任何公私立研究機構，可和我相比。而已故的傅偉勳教授，生平雖善讀、喜讀、多藏日文佛學書，並以此自豪於學界，可是我們一交手，他就知道真正的行情是甚麼，以後見面談話，客客氣氣！因此只要你有心，趁我未死之前，好好規畫一番，我是可以再幫點忙的。我並不富有，也不靠交際在學界混，但人生貴有緣，而你雖個性有點彘扭，卻有學術熱情和才華，假如不嫌棄，就讓我再助你一臂之力吧！千萬不要客氣。

三、此書的出版，將大大有助於學界對歐陽和支那內學院的研究或理解。不過，書中整理和詮釋的部份，固然非常出色，但有關對歐陽批評的部份，以及重要的近人研究成果